

散文集

情感的天平

QINGGAN DE TIANPING



程正明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散文集

情感的天平

QINGGAN DE TIANPING



程正明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的天平 / 程正明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90-0333-4

I. ①情…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2729 号

情感的天平

程正明 著

责任编辑 / 周乾隆

责任校对 / 蔡跃民

封面设计 / 史春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网 址 / www.gswenhua.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天水北路 438 号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83 千

印 张 / 6.5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 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0333-4

定 价 /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程正明,男,汉族,1949年12月出生,甘肃省榆中县人。1968年10月参加工作,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兰州大学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建研究生学历,现已退休。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边界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中共甘肃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共临夏州委书记、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甘肃省省长助理,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受聘为兰州大学国土与区域规划研究院名誉院长及兼职教授、甘肃省绿化基金会副会长、甘肃省循环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曾与其他同志合著《党章讲话》《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等。近年来潜心研究“三农”问题,在《甘肃日报》《中国改革报》《人大研究》《西部大开发》《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甘肃农村问题研究》一书。《情感的天平》是通过整理过去的工作、生活笔记,对最触动情感的一些人和事,做了回顾和小结。

序



正明同志在人大工作的四年中,连续出了两本书,第一本是农业方面的专著,这是第二本,写的是对家乡和他工作过的地方的美好回忆,对给他当过领导的一些老同志的怀念,对爷爷、母亲、老师对他严格教育的回顾;同时抒发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对少数民族、对文化、对幸福、对道德等的感情纠葛和看法,并对当前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怎样看待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等热门话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通过这些真情实感和对历史的追忆,鞭挞“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的扭曲,歌颂人性的真善美,探寻人生的哲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是值得看一看的。

正明同志在多个部门工作过,工作经历丰富,政治上成熟,文字功底好,善于总结记叙一些人和事,而且感情真挚,着笔细腻,文字流畅,发自内心。正如他自己说的,有的篇目是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有的篇目不写出来心中不快,有的篇目是想做人生小结。例如他对爷爷、母亲和语文老师的回忆,朴实无华,但读来让人心酸;他对郭洪超、饶凤翥、陈绮玲等同志的评价,充盈着正气,读后使人感动;他对高台县、东乡县、临县州和甘肃省的描写,浸透着对家乡的爱,表达了陇原儿女的心声;他关于幸福观、权力观、传统道德、文化意义、民主政治建设等的论述,真诚地反映了一名老

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事业执着和坦荡的胸怀。我和正明同志是好朋友,我对他的人品很看重。为此,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对一些干部和青少年是有积极意义的。

正明同志刚从省人大退下来,身体还很好,精力也充沛,时间更宽裕了,希望能够在安排好退休生活的前提下,笔耕不辍,再出好书。

(程有清同志系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目 录

- 故乡高台 ·1
- 东乡情结 ·3
- 临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8
- 我心中的甘肃 ·15
- 难忘的爷爷、奶奶 ·18
- 揪心的母亲 ·21
- 语文老师 ·24
- “麻六类” ·27
- “5·16”分子 ·29
- “三线”精神 ·31
- 女中豪杰 ·35
- 给省委组织部长当秘书 ·40
- 尊敬的老领导饶凤翥 ·43
- 天秋沟梁金矿 ·47
- 国外见闻 ·52
- 美哉,西藏 ·57
- 进退留转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 ·61
- 赴宝岛台湾参观学习现代农业之感想 ·64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辩证法	·69
如何加强对人大代表的全程监督	·73
正确的权力观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78
文化的意义	·82
从重拍《西游记》想到的	·85
传统道德的力量	·87
人大工作的收获	·90
我的幸福观	·96
编后语	·100



故乡高台

高台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祁连山脚下,巍巍祁连山常年积雪,一年四季映照全县;滔滔黑河水从县城东北面流入茫茫戈壁,灌溉着全县的良田。城东门外的西路军烈士陵园,使高台这个西部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披上了一层红色的光环,扬名全国。据爷爷、奶奶说,我们原是山东人,清朝道光年间到兰州市的榆中县落了户,民国十八年闹荒灾时到了高台。由于我生在高台,所以高台是我的故乡。

刚解放时,高台县城只有几千人,很小很简陋,但我印象中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安闲稳定。特别是县城周围,河流、湿地密布,一片一片的芦苇望不到边,到处郁郁葱葱。夏有积雨可以划纸船,冬有大雪可以堆雪人,护城河内小鱼、鸭子自由自在地嬉戏,河边和城乡公路上常常看到鸛、鹤与人同步,一片祥和宁静的氛围。在我上初中的高台一中,茂密的树林遮蔽着校园,教室、校舍坐落在鲜花草坪之中,三条小河从校园流过,学习环境悠闲静谧。同学们常常坐在小河边,把脚放在水里,一边戏水,一边朗读课文;又常常在树林中的草坪上玩游戏、排练文艺节目。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至今使我深怀美好的遐想。

1958年修建高台县西路军烈士陵园时,我正在上小学,多次参加了修园义务劳动。那时我年龄虽小,但对西路红军深怀敬仰。听爷爷说,西路红军到高台时,正值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可大部分

战士是从南方来的,很多人穿的是单衣,有的女战士还穿着短裤。河西地处西北偏远地带,老百姓不了解红军,因而给红军的接济很少,红军缺乏补给,许多伤病员得不到有效救治,战斗环境十分恶劣。马步青匪军包围高台县城时,红军晚上把椽子架在城墙上当大炮,在洋铁桶里放鞭炮吓唬匪军。由于红军弹尽粮绝,高台县城最终被攻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在城东清明庙前抵抗到最后而自杀,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也自尽在城门口,藏在城内天主教堂养伤的二百多伤病员全部被火烧死。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同志逃到了南面的祁连山和北面的合黎山而幸免于难。我爷爷说,西路红军到达高台后,秋毫无犯,却被马匪杀害,这一惨痛事件使高台人民从此认识了工农红军,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我真切地感受到,正是西路红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教育影响了高台县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后来高台解放时,人民奋起响应,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高台,我们家的院子里就住着部队首长。我想,西路红军的血没有白流,高台人民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历史功勋。高台人民修建的西路红军烈士陵园,一年四季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祭奠、学习的人们,必将使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总之,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那种自然美、西路红军壮烈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

2011年10月



东乡情结

临夏回族自治州有七县一市，东乡族自治县可以说是海拔最高、环境最差、最困难的一个县。20 世纪 60 年代，我在临夏市读书，就听说过东乡县干旱少雨，山大沟深，交通不便。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省上工作时多次到东乡县，看到东乡县山高如云，沟壑纵横，乡与乡之间全是土路，村到村只有羊肠小道，放眼四顾都是大山、深沟，汽车过后尘土蔽日，下车后满身是土；沿途看到农民群众就像在倒挂一样的坡地上劳作，运粪和收庄稼不是驴驮就是人背肩扛。正是这一印象，我到临夏州主持工作后，就特别惦记东乡县，总觉得应当为东乡县做点什么，帮助东乡县尽快改变面貌。

东乡县于 1952 年建自治县，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甘肃省东乡族群众集中聚居的地方，全省共有近 40 万东乡族人口，东乡县就达 32 万。五十多年来，在中央和省、州的关心支持下，为解决吃水、灌溉的南阳渠工程正在建设之中，交通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宗教和顺，社会安定，贫困面貌正在不断改变。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源贫乏，东乡县仍然很穷，全县年财政收入不到 10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 1000 元。由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许多青年农民受的教育很少，外出打工主要干的是修路、挖煤、拆迁、收旧家具等工作。由于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境内无泉水、无有水

的河流,群众吃水仅靠集雨水窖。县城锁南坝镇周围乡村的群众到洮河和刘家峡水库取水,来回要走七十八里地,部分川塬乡村的灌溉就更谈不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心急如焚,想了很多办法,但一时很难奏效。

带着这些问题,我多次到东乡县调研,在乡镇听取基层同志的意见,到地头听听群众的反映,转山沟看哪里可以修路。同时,还请新华社甘肃分社的田记者对东乡县吃水问题做了一次跟踪调查。这位记者跟随群众到刘家峡水库取了一趟水,回来后皮鞋都张开了嘴,累得躺在山坡上不愿起来,连连说群众的日子太难了。1999年,穆斯林群众的开斋节前,我和马德成州长带着主管计划的副州长和州县相关负责同志,专程到东乡县研究群众吃水问题。在北岭乡大湾头村,我们碰到一位东乡族老人,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一下跪倒在地上,我吓了一跳,立即扶起他,让他有事就说。老人气愤地说:“我要告县委、县政府,为什么不给我们解决吃水问题。我是快死的人了,凑合过可以,年轻人怎么办,日子还过不过?解决不了就把我们移民到有水的地方去。”此事还未解决,一位东乡族老妈妈扶着双腿截肢拄拐杖的少年挤到了我面前。老人声泪俱下地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孙子,就是赶着毛驴到黄河驮水,毛驴滑倒,孩子扑上去扶水桶,结果被水桶砸伤了双腿,由于无钱治疗,伤口化脓截取了双臂。听到这些,看着拄拐的少年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的心都碎了。我哽咽着劝他们先回去,并保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吃水问题,同时让民政局的同志关注一下他们的困难。我们在场的同志当即决定,就在这个村的张明义老人家里召开联系会议,商讨怎么办。大家情绪激动,一致认为,南阳渠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已停工,从黄河、洮河搞上水工程耗时长,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加大从临夏市九眼泉为东乡县城供水的规模,才能较快解决附近董岭、龙泉、北岭、汪集等几个乡镇的群众吃水问题。在弄清楚此项措施可行后,会议决定资

金由州、县两级解决,工程由县政府负责,一定要在开斋节前完成改造供水任务,让穆斯林群众吃上甘甜的泉水,过一个舒心的节日。开斋节前水接通了,听县上的同志讲,为了节前能通水,群众积极性特别高,自动运输管线,无偿挖沟埋管子,不仅提前了工期,而且节约了工程费用。举行开闸放水仪式时,我因事未能参加,据说现场人山人海,比过节还热闹。群众自发立了一块碑,上刻“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并给参加通水典礼的领导同志和参与接水工程的群众代表披红戴花。村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或肩挑着水桶,或拉着毛驴驮着水桶,有的甚至端着锅碗瓢盆,抢着接水,有的接上就喝……听到这些,我心里觉得异常舒坦。2001年,我在中组部主办的全国市州委书记、市州长模范实践“三个代表”学习班上,曾说到东乡县群众吃水的艰难,许多同志像听故事一样觉得不可想象。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知道后,专程来学习班向我了解,并在她们举办的“全国母亲水窖”行动中,把东乡县作为重点给予支持,先后无偿打了几百眼水窖。省慈善总会饶凤翥会长也引进台湾慈济会等部门的资金,打了数百眼水窖。这些举措为缓解东乡县群众吃水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

东乡县东端的达板乡,紧挨着兰(州)临(洮)公路,隔洮河与临洮县的辛店、太石等乡接壤,达板乡政府到公路的距离不足一公里,但隔着一座小土山。从达板上公路到省城兰州只有40公里,是临夏去兰州的捷径,也是东乡县发展商贸的优势所在。但由于东乡县沿洮河岸边的群众与对岸临洮县的群众长期争水结下的疙瘩,临洮县一直不让东乡县修通这段路。几十年了,达板乡的车辆、牲畜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山沟上公路。一旦下雨有洪水,山沟就不能走了,得绕道几十公里从广河县三甲集镇或者永靖县去兰州,就像一户人家大门前没有路,只能走后门。对此群众怨言很多,也更增加了两县之间的怨恨。时任省政府副省长的郭琨、丁泽生等同志都指示要打通这条路,并亲自踏勘过路线。我经常从这

条路上回兰州,心中纳闷这么短的路,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弄清情况后,我决心尽快解决这个难题,便同东乡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约法三章:由他们做好相邻临洮县红旗乡党委、政府和需要征地群众的工作,并做好达板到兰临公路的路线设计、开工准备;我负责与临洮县委、县政府沟通。经过努力,临洮县委书记石尚堂和县长张智全同志十分支持,省国土厅同意县上报土地征用计划,东乡县完成了修路需要的征地、迁坟、青苗补偿等工作,并准备了数百人的修路大军和挖掘设备。开工那天,东乡县达板乡、唐汪乡和临洮县红旗乡的群众欢呼雀跃,修路加观看的群众超过千人,除挖掘机、汽车外,铁锹、镢头、背篓、箩筐一起上,白天热火朝天,晚上挑灯夜战。仅用了一周时间,从达板到兰临公路的道路就打通了,一条宽 10 米的大道展现在了人们眼前。通车那天,各类车辆欢快地驶过,步行的群众眉开眼笑。试想:东乡县几十年没有东大门,老百姓怎能不发自内心的喜欢?我目睹了这一幕,就像心头卸去了一个包袱,轻松了很多,更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给群众多解决一些这样的实际问题。

南阳渠是国家确定的东乡县中南部乡镇吃水和灌溉的骨干工程,从临夏州西南太子山亚塘河引水,穿过和政县和东乡县交界处的南阳山,流经两县的八个乡,工程完工后可解决 12 万人的吃水和灌溉 8 万亩庄稼。工程已投资 2.2 亿,但是经过几年施工后,发现工程地质构造复杂,原先预算费用远远不够,我到任时已经停工了。然而从县到州,上下都认为这是一项富民工程,应当争取资金继续上马,尽快完工。面对东乡县的极度干旱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南阳渠的渴望,我和马得成州长在与省发改委、省水利厅反复交换意见后,于 2000 年春节前带领相关同志到北京跑资金。我们向国家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汇报了情况,陈述了临夏州和东乡县的困难;还找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秘书,请他们为我们穿针引线;同时还通过甘南州驻京办丁目迪同志,逐一拜访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费孝通等同志,请求他们能为少数民族贫困县说句话。铁木尔委员长听了汇报后,十分同情,说这件事抓得好,干旱县、贫困县脱贫必须从水抓起,并把我们的报告批给钱正英副委员长,希望予以考虑。与此同时,省水利厅盛维德厅长也带人在北京同水利部和水利设计院商量此事。可能是我们的诚心感动了相关部门,在我们返回临夏不久,水利部一个二十多人的考察组来到了东乡县,南阳渠随即被列入重新开工项目,增加投资 3.3 亿。省上还把工程管理权下放给州上,由州上成立南阳渠工程管理局负责施工。2004 年 8 月,南阳渠正式竣工了。这时我已离开了临夏,但听州上领导同志讲,通水那天人们就像那南阳渠水般的欢腾跳跃、水花靛靛。我当时激动地想:千百年来东乡县人民第一次喝到了甘甜的山泉水,东乡县干裂的大地第一次流入了殷殷雪水,这对东乡县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将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渠水所至的东乡县那勒寺川将变成米粮川,东乡县人民的未来将是多么美好!

2010 年 10 月



临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临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1961年,我在临夏州永靖县上初中,后来在临夏市的州一中上高中,接着到坐落在临夏市的甘肃光学仪器厂当工人,以后又从省上调临夏工作。前前后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学习、工作了近二十年,熟悉之甚、感情之深非其他地方可以相比。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青年时代,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难以忘怀。

先说说永靖县太极岛。永靖县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造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大电站所在地。三大电站于1969年前后陆续建成,总发电量达200多万千瓦,形成了可供青海、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用电的枢纽,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曾为刘、盐、八电站的建设在这儿工作过多年。由于电站建设在永靖境内形成了三个大水库,永靖人民把他们分别命名为炳灵湖、太极湖和毛公湖。炳灵湖在刘家峡电站库区,面积最大,库容达57亿立方米,因其上游有历史悠久的炳灵寺而得名。太极湖在盐锅峡库区,面积次于炳灵湖,但它位于永靖县城西太极镇,湖水由东向西,湖尾紧连县城,湖面呈S形,酷像太极图,故称之为太极湖。毛公湖在八盘峡电站库区,面积最小。三个湖中,太极湖最美,南北两边均是村庄,南边有罗川、

白川、魏川等人口密集的村镇,北边有中庄、大庄、古城等县郊区,而且地势开阔,有枣园、稻田、鱼池、宾馆、别墅。湖水湛蓝湛蓝,湖面平滑如镜。下午和晚上月圆时分,太阳、月亮、村庄、山峦倒影在湖面,十分清雅幽远。湖中有岛,候鸟翔集,坐船在湖中游玩时,灰鹤、鸛、野鸥、野鸭等随船起飞,要么在游船顶上飞来飞去,要么在湖面上游来游去,波光粼粼的湖面衬托着雪白美丽的水鸟,十分赏心悦目。湖的下游 15 公里处的盐锅峡老虎口山坡上,发现了大量白垩纪时期恐龙的足印化石,最大的足印直径达 1.5 米,堪称奇迹。当时我在临夏州主持工作,经请示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于 2000 年在足印地修建了蛋形恐龙足印博物馆,而且复原了长达五十米的恐龙骨架原形,供游人参观。恐龙足印群的发现,说明白垩纪及其以后的漫长时期,永靖所在地的黄河上游曾经森林茂密,大海汪洋。只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这里变成了陆地。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省、州多次在太极岛举办黄河三峡旅游风情节,县上又在岛北山坡上的枣园里建起了十几栋欧式、日式和中式的小别墅,镇上的居民纷纷利用农舍、荷塘、鱼池办起了农家乐宾馆、餐馆。太极岛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本省各市县的群众络绎不绝,而且吸引了周边青海、宁夏、四川等地的游客,省上有些部门还经常把北京和其他省、市来的客人请到太极岛游玩。但凡去过的同志,无不感叹这是一块奇妙的土地,都称这里是“陇上江南”。有一位领导同志在参观了刘家峡电站大坝和乘船游览了太极湖后,赞不绝口,说:“陇上有名胜,高峡出平湖,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再说说和政县古动物化石。在遍及全州的古动物化石遗存中,和政县周围的古动物化石最为丰富。过去老百姓能在耕田时常常挖出古动物化石,把它当“龙骨”出售治伤。近百年来,几次大的平田整地活动使大量古动物化石损坏、流失。2000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州、县两级征地 14 亩,筹资 1000 多万元,聘请